

故乡的水井

陈水根(云和)

月是故乡的圆,水是故乡的甜。说到故乡的水,就自然想到了故乡的水井。

早年没有自来水,大家都到水井挑水。清冽的井水曾经养育了一代代人。由此,故乡的水井,就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爸妈去挑水,我们小孩子就在屁股后面跟着去。等到爸妈放下空水桶准备提水时,发现了我们跟着也到了,就交代不能到井边去,只能远离水井站着。看到爸妈能从那井里提出水来,就感到很好奇。

记得一次,我曾和小伙伴偷偷地跑到井边,仔细地观察水井。井壁上长满了苔藓,那时我疑心井底通向河流通向大海,通过这一条神秘的暗道,就可以遇见小人书里说的小龙女和东海龙王。把头伸进水井沿是童年时我们常做的游戏。明晃晃的水面照出一张张稚嫩的脸,还有偶然经过的一片浮云。我们向着水井喊话,唱歌,它都能给你好听的声音。直到大人们来挑水看到,大喊“是谁家的小鬼啊,要小心,别掉进水井里去”才一溜烟地各自跑散开来。

当年,每家每户根据自家人口多少,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水缸,两只木水桶,一副挑水的扁担,这是吃用水所必备的。每一口井边都备有一根长竹篙,那竹篙是在毛竹的一头安上一个铁制的钩,放在水井边,用来提水的。

我们兄妹都小的时候,父母从生产队收工回到家里,往往已经精疲力竭,看到水缸底朝天,没有水了,还要拖着疲惫的身子去挑水。现在只要打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流出来,也是社会进步给人们带来的一种幸福。

那时候,每年都要进行一次俗称的“换井水”。“换井水”就是掏尽井水,清理井底淤泥。这可谓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凡是用到井水的人,有空的都来,没空的,或没力气的人家,就各家出三五角钱。换井水时,人们轮流不停地提水、倒掉,一直把井水弄干。人再下去,清干净井底淤泥。清理完毕后,干活的人能喝烧酒,去水气,还能分到几个芝麻饼,还有几角钱。

我爸为了省那几角钱,每年总是出工去“换井水”。每当爸去“换井水”,我就在家等着,爸回来时,总少不了会带回一个芝麻饼给我。那饼两边粘着芝麻,松松的,香香的,味道很好,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里。

我稍微长大点,就开始挑水了。我看到爸妈劳动没回来,家里水缸没有水,就挑着水桶去井里挑水。提水是力气活,一桶水约50多斤,年纪小一满桶提不上来,只能提半桶。我第一次挑着两个半桶水,摇摇晃晃地回到家,还得到爸妈的夸奖呢。在井边,也可以常常看到邻里间的帮助,年轻人会主动帮助年老的、年小的人提水。

井水冬暖夏凉,春季雨水多,水涨起的时候,水井又变得清澈而丰盈了。井水几乎齐到井沿,只需拿着水桶就能把水舀上来,春天的井水带着点草木复苏的腥味,带着点大自然将醒未醒的浑浊。夏天干旱,井水都比较深了,你提上一桶水来洗漱,感觉凉爽极了。有些人把西瓜、甜瓜放到一个大竹篮里,用一根长长的绳子把篮子送入井水中,同样的方法,也可以用来冰镇啤酒。冬天,在凛冽的寒风中,你远远就能看到井水直往上冒热气。这时河水冰凉的,洗衣、洗菜,会冻红了你的手指。而井水可暖和了,小姑娘、小媳妇往往就喜爱在水井旁洗衣服、洗菜。

我还记得年三十,用水量大,挑水人多,而且大家都想把水缸挑满,年初一那天就不用挑水了,这时水井的水最浅。那挑回来的水都是浑浊的,要在水缸里沉淀后才能用。年初一,人们都在家安心过年,这时水井的水最清最满了。

故乡的水井大部分是圆形筒井。水井都是由石匠师傅用石头一块一块砌成,做井的师傅都比较高明,可以把井口砌得小小的,下面却很大,施工时和“换井水”时,人可直接下入井筒中挖掘土石。

故乡的水井,带着童年的印记,带着温暖的乡情,永久地留在我记忆里。

本版投稿邮箱:czwbk@sohu.com

联系电话:0578-2127981



午后的梦苑斋(外一篇)

陈肖波(青田)

午后的梦苑斋静极了。今天的天气很好,阳光洒进来,晃晃地,撩人神思。

在这样的时刻,我会煮上一杯咖啡或泡上一杯宝顶雪芽的好茶,在低回的轻音乐中读自己喜欢的书,虽然简单,但也算是人生一大乐事。然而在这个午后,我却什么都不想做,就安静地坐着,享受阳光的爱抚。酥酥融融的感觉,与书房里点燃的檀香缠绕在一起,飘荡在梦苑斋的角角落落。一种恍兮惚兮不知身在何处之感油然而生。

静静地,不是寂寞,不是孤独,不是……

久久地坐着,我觉得自己是个幸福的人,能在阳光下享受温暖。若思未思,一任满脑的思绪在阳光下里跳跃。

恍惚间接到老同学的电话,谈话中我们再次提起高一级的学长,一个事业有成的人,得了癌症,在很短时间就离开人世。同学的那句“才四十出头,怎么说走就走了呢”让我瞬间清醒,我的思绪有些飘忽,捉不住真切的感觉。一个人的离开,到底意味着什么?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追寻的难道仅仅就是财富、权力、成功吗?细想之下,人生不过如此;得到的便不是你所需要的了;而你需要的也许永远是可望不可及。这就需要自己在得与失的距离中保持清醒,只有清醒了才能找到平衡;只有清醒了才能找到自我。人生如戏,一个人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了常人所理解的功成名就,应该还要为了某种梦想(也许还是种虚无缥缈的梦想),但不管是怎么样的努力和追寻,都不能丧失自己真正的性灵。每个人的精神

梁校长

陈小龙(龙泉)

一米八几的高挑身子,梁校长给人的第一印象,可以用“玉树临风”来形容。当然,这只是我的想象而已,梁校长穿的是颇为严谨的中山装,但这并不能掩盖他身上自然流露出的儒雅之气。

同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一口满是山东味儿的普通话,卷起的舌头,使得他的语速极快,在我们听来,有些含糊不清,感觉很是吃力,笔记自然也是无从下手。更重要的是,他上的是一门叫《遗传与育种》的专业课,艰深晦涩,难懂得很,我更是望而生畏,虽然我的户籍是农业户口,但真正接触农事却是在读初一时,家里分了一亩多责任田,才赶鸭子上架似的从最简单的耕田学起,进入农校实在是阴差阳错。

那些乏味的专业术语,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惟一能让我硬着头皮坚持听课的是我偶然发现梁校长竟然是一位诗人,这让其时正偷偷做着作家梦的我,与他有了共同语言,继而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看到的是梁校长发表在《丽水日报》上的一首长诗,写于当年的国庆节前夕,属于主旋律作品,这类题材很容易落入“假、大、空”的俗套,而梁校长的诗歌却擅用意象来表达,句式多用排比,气势恢宏,洋洋洒洒,让人读后心潮澎湃。

需要支点,需要自己能把握平衡的杠杆。不管成功与否,都要有闪亮的灵魂之光。

随着阳光慢步移动,梦苑斋越来越安静。

阳光仍然是暖暖的,同学的电话让我的平静内心泛起了圈圈涟漪。生命无常,生老病死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每个生命的最铁定律。谁也不能预测未来会发生什么,谁也不能保证人生的每一个步骤都能按着自己的计划进行着。在这美好的午后,桌上的那杯宝顶雪芽却已冰凉,我像饮酒般一口灌下,权作是为早逝的学长送行,愿他一路走好。逝者已逝,生者仍需坚忍地活着,愿这午后阳光能在心间永远停留。

怀旧情绪

年龄渐长,我的怀旧情绪日渐浓郁,不论白天或者梦里,常会怀念起那些旧事。有人说,童年的幸福时光是人一生快乐的起点,幸福的源泉。与我而言,也是如此。

我乡下老家在一个大院子里,二十几户人家一起住着,有一百多号人,不是热闹两个字能概括的。最怀念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忙着打年糕、蒸糖糕或者千层糕,做山粉饺,香气填满整个院子,小孩的欢叫声此起彼伏。除夕夜,我们十几个小伙伴更是拿着压岁钱,欢天喜地去商店买鞭炮。买回来在大院里放,声音响起,尖叫声响起,过年的气氛就在炮声中到达顶点。让我记忆最深的,还是隔壁邻居菜园

里的一棵大水蜜桃树,夏天是我们玩得最开心的季节,大家围在树下,合计着捕知了。我们把塑料袋绑在长长的杆子上,往树上轻轻一粘,知了就给粘住了。被网住的知了,无奈地挣扎着,嘶叫着,最后成了我们的战利品。伙伴中有个叫群的,特调皮。他把知了的翅膀剪掉一截,用线绑住,看着它拼命挣扎。此时,大桃树就是我们游乐的天堂,与现在豪华奢侈现代化的游乐场比,简陋得可怕,但带给我们的乐趣却一丝不减。有时趁大人们午睡时,我们几个小伙伴就对那大桃子打起主意,放哨的,打水蜜桃的,用汗衣接桃的,作了明确的分工,用不了几分钟,我们就可尝到甘甜美味的桃子。大人们后来发现,虽然有训斥声,但我们在训斥深处感受到了浓浓的爱意。

而今,在城里是很难听到那悠扬的知了声,很难享受到新鲜的水蜜桃了。惟有在梦里享受童年时光的清涼与悠闲,快乐与自在。它是多么的亲切与温暖!有多少次,在梦中出现这样的镜头,盛夏的夜里,星光相伴,凉风爽爽地拂过人的脸颊。乡亲们吃完晚饭都聚到道坛,大人们在聊天,小孩便在大人旁边追逐嬉闹。等着院子里的松元伯伯来讲故事,《水浒》《三国演义》中的精彩情节让人陶醉不已,那是对小小心灵关于世界的最早启蒙。

往事如烟,梦中越来越频繁出现儿时的乐事,它们是我在这烦闷人生中甘冽的清泉。虽然无法把它挽留,但可以把它留给我的记忆变得绵长。怀旧也就成了一种幸福的状态,尤其是回味童年的幸福。

这种畏惧的心理直到毕业时才消除。

记得当时每天晚饭后,梁校长都会照例与夫人一起在校园里散步,这堪称农校一景,梁校长瘦长的身材,无论在哪里,都显得鹤立鸡群,而其夫人却是小巧玲珑风姿绰约,一高一矮,错落有致,形成鲜明的反差。与梁校长的不苟言笑截然不同,梁师母显然活跃随和得多,运动场上常能见到她的身影,比如乒乓球、羽毛球等等,都能露上一手,据说乒乓球老师的水平甚是了得。性格上的差异,并不妨碍他们相敬如宾琴瑟和谐。“一门双社员”,是我们至今仍津津乐道的轶闻。记得当年丽水刚刚筹建九三学社组织,要成为九三学社的社员,并非易事,最基本的要求是具备中级以上职称,而当时中级以上职称人员可谓寥寥无几,远非今日这样泛滥,梁校长与夫人却凭着学业有专攻学术有造诣,双双入选,一时成为美谈。

毕业后,不觉已整整二十年,我对梁校长发自内心的尊敬,至今未减半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由于自身性格的木讷,我与梁校长的交往并不多,但他确实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老师,我一直惊诧于他将专业研究与文学爱好两种看似毫不相干的东西结合得如此水乳交融,而这正是最能显示他深厚功底之处,也是让不少人为之折服的原因所在。